

從校園走進部落，讓部落進入校園

校庭から部落へ、部落を校庭へ
Coming into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from Campus and Let
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Be Seen in Campus

鍾松晉 (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計畫主持人 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副教授)

過去 原住民以部落為單位，並沒有國家的概念，部落之間是資源競爭的關係。在國家體制進入之後，部落之間的競爭關係也被限制，新校園運動之所以設計成競爭的賽制，就是希望以學校、部落為單位，讓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之間可以透過這個運動，以這樣外部的競爭關係，來達到凝聚部落內部的團結。

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的扭轉

工業革命之後，人們認為機器可以取代人類，然事實是機器奴役了人類，真正的統治者，仍是掌握資源的資本家。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也同理，當國家進入部落之後，原住民族無可避免的受到國家的控制，對原住民族來說，國家的進入無異是侵占他們的土地，因此會有「還我山林」、「還我土地」的活動產生。新校園運動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運動以及競爭型賽制，讓部落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再是上對下，而是達到對等的溝通關係。教育部在新校園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，



並不是主導者，去要求參賽學校要做什麼，而是提供少許的補助，讓學校能運用這些資源自由地去發揮。以部落為核心，透過不停的溝通，設計出最能展現部落文化的校園。

新校園運動的範圍並不侷限在校園，對於部落而言也有一定的影響。因新校園運動要求參賽學校在施工時，應採用雇工購料的方式，與部落內部既有的工班、藝術家合作，一方面

提供工作機會，另一方面，也讓部落的居民能夠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文化，以自身的文化為傲，提升對身份的認同感。

新校園運動的困難點

新校園運動實施至今，整體而言獲得不錯的成效，然同時也面臨了一些問題。首先，並非所有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都是以部落為單位，有許多校長、老師都並非原住民族，因此對他們而言，這樣的一個運動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，反而是造成業務負擔的活動，要如何解決這樣的阻力，我們仍設法解決中。第二是在第一屆時，因新校園運動要求以雇工購料的方式進行，因對採購法案不熟悉而却步的學校不在少數。因此計畫團隊在東西南北各地不停舉辦說明會，就是希望能破除這些學校的擔憂，讓他們能放心的參與。

而在第一屆評選之後，也出現不少因為落選而不服氣的反應聲浪，針對這點，計畫團隊也不停的討論，在第二屆的時候改變評選方式，改以先透過訪視的方式選出39間學校，再讓這些學校一起到台中進行第二階段的評選。面對這些問題，我們都願意積極的修正，只求能夠讓整個計畫運行得更加順利。

評選後出現的現象

在評選之後，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。有些得獎學校，因為沒有預想到能夠得獎，因

有許多得獎的學校，對於努力而誕生的成果產生了無比的榮譽感，他們非常積極的向外展現該校新校園運動的成果，一方面，對於計畫團隊來說，這是比起任何文宣都來的有效的宣傳。



此當突然收到一大筆的獎金時，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運用，需要更多時間去商討。計畫團隊都非常願意等待，讓這些得獎的學校能夠慢慢地做，只期待能夠有更加精采的成果展現出來。

除此之外，我也發現到，有許多得獎的學校，對於努力而誕生的成果產生了無比的榮譽感，他們非常積極的向外展現該校新校園運動的成果，一方面，對於計畫團隊來說，這是比起任何文宣都來的有效的宣傳，另一方面，在第二屆開始之後，參賽學校也自然而然會去找這些第一屆中表現優秀的學校來參考，形成一個好的循環。

新校園運動的展望

新校園運動並不是一個短期、事件性的計畫，在其背後蘊藏著非常深遠的視野。除了改變國家與部落之間的關係以外，台灣做為南島語族文化的最北端，透過這個運動，希望能從文化開始，讓台灣原住民族對自身的文化有更深遠的牽絆，從理解到認同，從而與南太平洋的其他南島民族之間形成串連，產生更加豐富的文化交流。

新校園運動串起了部落與學校，我們期許，未來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都能夠展現出當地部落文化的特色，孩子用族語訴說部落的故事、自身的文化，這正是新校園運動最期待看見的風景。◆